

Postmodern

后现代主义 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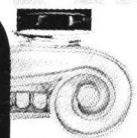
王治河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后现代主义



王治河 主编



辞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主义辞典/王治河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0
ISBN 7-80109-645-2

I. 后... II. 王... III. 后现代主义—辞典
IV. B08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652 号

后现代主义辞典

王治河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152,6652127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网 址 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887 千字
印 张 27.2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90.00 元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主 编 王治河

副主编 于奇智 汪小熙 栾 栋

总策划 王吉胜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奇智	马季方	王一川	王成兵	王岳川	王治河
王 宾	艾四林	曲跃厚	朱葆伟	江 畅	刘啸霆
孙周兴	杨 深	杨雁斌	吴国盛	吴新文	肖 鹰
汪小熙	张汝伦	张妮妮	张志林	张志斌	陈 刚
陈长荣	周 宪	周 霞	季国清	季桂保	金惠敏
胡新和	欧阳康	秦喜清	栾 栋	黄 勇	韩 震
樊美筠	霍桂桓				

条目审定 赵一凡 盛 宁

——《后现代主义辞典》编委会——

顾问 ►

- 朱德生 中华西哲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前主任
叶秀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杨寿堪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前主任
郑 敏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放桐 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前主任
金吾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惠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副理事长
黄长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
胡国亨 香港经济学社主席
秦麟征 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执委,中国未来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陈荣灼 (Chan Wing-Cheuk), 加拿大布洛克大学哲学教授
成中英 (Chung-Ying Cheng),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
科 布 (John B.Cobb, Jr.),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
法尔克 (Richard Falk),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
济博斯 (Robert Gibbs),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
格里芬 (David Griffin), 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

霍 伊 (David Couzens Hoy),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文学院院长

詹 珍 (Grace Jantzen), 英国宗教、文化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詹克斯 (Charles Jencks), 英国著名后现代建筑理论学家

金泰昌 (Kim Taechang), 日本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所长

拉 什 (Scott Lash),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

拉斯洛 (Ervin Laszlo), 美国系统哲学学会主席

麦迪逊 (Gary Brent Madison), 加拿大解释学与后现代思想研究协会主席

莫特莱 (Raoul Mortley),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副校长

罗 素 (Yves Roussel), 法国福柯中心主席

塞雷思 (John Sallis),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

—— 主要撰写人员 ——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华	于奇智	马季方	王玉巧	王宏周	王治河	王 琥
王锡华	日 月	方俊明	艾四林	叶 平	田云光	田立年
白艳霞	包兆会	芑 筱	曲京璞	曲跃厚	乔春霞	朱志方
朱葆伟	关春玲	江时学	江 怡	江 畅	刘华杰	刘跃进
刘啸霆	刘 颖	刘 霓	孙周兴	杨生平	杨 深	杨雁斌
李 一	李 东	李 伟	李道新	李惠斌	李瑞华	苏 格
吴新文	何培忠	余正荣	肖 鹰	汪小熙	汪 婉	闵家胤
陈 刚	陈华中	陈 越	陈蓉霞	陈慰莹	陆小宁	孟彦文
张汝伦	张志林	张志斌	张妮妮	张桂英	张敏英	张清菊
张 慎	范晓耘	罗筠筠	金吾伦	周 宪	周 霞	季国清
季桂保	郑成宏	房小良	尚 杰	赵笑洁	郝跃骏	胡广翔
胡新和	姜晓辉	祝东力	秦喜清	秦麟征	钱 捷	高国希
栾 栋	黄书进	黄长著	黄 芹	盛 宁	梁红燕	梁俊兰
蒋劲松	蒋胜英	韩 震	程志民	程丽媛	焦仲平	赖升禄
鲍世斌	管建华	樊美勤	潘 军	潘家华	薛晓源	戴从容
戴 军						

特邀撰稿人 杜小真 卓新平 毛崇杰 刘象愚
滕守尧 欧建平 黄 平 张红艳

计算机编程 王玉巧 石新香

我爱辞书

写在《后现代主义辞典》出版之际

—— 叶秀山 ——

说到辞书，我是最喜欢不过的，无论是语词类的，还是百科类的，我都喜欢。

记得几十年前，我曾疯狂地买过书，主要是外文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字典和百科类辞书。那时候比现在更没钱，大部头、多卷本买不起，错过很多好书、好字典，至今还觉得遗憾。

譬如希腊文字典，我有希-英大小各一，还有希腊-拉丁、希-德、希-法（小的）、希-俄，最得意的，我还有本 1804 年伦敦出的希-英圣经字典，前面有简易的希腊文法，那印刷、字体、装帧古色古香，是我的宝贝之一。

我有一些特别的字典，如《牛津古典字典》是我从美国买来的新版；我在过去的中国书店门市部还买到一部 1881 年纽约出的希腊罗马古典字典，因为它破碎了，我还将它裱糊一番。有人说，字典总是越新越好，买旧的干什么。这话也有理，的确新的当比旧的解释更可靠，不过旧的则可能比新的更详细，可以知道过去曾有多种说法。我这两本古典字典就各有用处，新的查不到的，或许旧的有，且不说它的收藏价值了。

我还有一些“引语”字典，其中有一本有关希腊-罗马的古典引语字典，很有用，曾帮不少人解决过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做死学问的人比较多，常有人到我的小写作间来问这问那，并不是我有多少学问，更不是我“博闻强记”，我的记性出名的差，只是我有一些图书馆没有的字典，可以帮着查查，往往还真能解决问题。

中国学问方面当然更有许多辞书很有用，象诗词戏曲方面，就有一些很好的字典，可惜因为经济的实力太差，有的就顾不上了。

喜欢字典辞书，我想，跟我是学哲学的有关。爱辞书就是爱知识，爱智慧。人不可能全知，但学哲学的又什么都想知道，这是一个矛盾；于是就需要别人的帮助，

需要大众的帮助,好的辞书能给你很大的帮助,让你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确切到比较确切。所以我敢说,凡爱知识的都会爱辞书。

然而,编写辞书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怕编辞书,甚至怕给辞书写条目。

记得多年前汪子嵩老师让我写一些大百科哲学卷里的条目,我实在是非常紧张的。辞书最重要的是“准确性”,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首先你的学问得到相当的程度才能胜任,同时还不能瞎发议论。做为学术研究,好发议论是优点,但写辞书条目就要力求精确、简练。这件事我是做了,但心里不是很踏实的。

或有一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更何况辞书!当然编辞书不会不参考别的同类的辞书,所以在外国编字典是一些专门的人员在做,但专业性的辞书就一定要有专业的专家参加不可。专门家的水平越高,辞书的质量就越有保证。

王治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辞典》的条目作者,都是多年来研究“后现代”有素的专门家,有的在外国多年,研究有关的题目,材料是确切、可靠的,像张汝伦用德国洪堡基金专门做研究,杜小真可以说是当代法国哲学通,而于奇智也在法国多年,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福柯,他说出来的福柯可靠性就比较大些。

编辞典难,编有关新学科、新学术的辞典更难,但我们都很需要这类的辞书。因为新学说比较容易误解、误读。有一年我在英国遇到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她傻乎乎地把我们出版的介绍西方哲学书中一部分译成英文给英国学者看,英国人说你们说的怎么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这当然是早些年事,现在对西方的新学问也逐渐熟悉起来,但难免有不少弄错、弄乱的地方,就像他们也常弄错我们的意思一样,学术毕竟是很难、很专门的事;现在由一些有专门的研究的学者来编写一本很新的学说的辞典,对于读者当然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也会对不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带来一定的方便,因为学者不会“万能”,人人都需要“工具-工具书”。

当然,做学术工作不能只靠“工具书”,读者如要进一步了解“后现代”的思想和学说,还得读这些学者自己写的书,但这本辞典在你读原著的时候,也能起到帮助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念柏拉图著作时那本牛津古典字典会对你有帮助一样。

《后现代主义辞典》序

—— D.C. 霍伊 ——

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可能被看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马丁·海德格尔是首先从后现代的方向反思现代性的先驱者之一，尽管他并没有明确地称他的这一工作为“后现代的”。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去综合和控制一切。进一步海德格尔点出了这种现代态度由于下列现象的存在会被瓦解的可能性，即现实太巨大了，以至于不能被完全地算计和把握。海德格尔认为，这一瓦解将可能开辟一个新时代。由于缺少一个较好的名字，我们姑且用“后现代”标称它。

虽然海德格尔并没特别提到中国，但对于西方思想来说，中国通常象征着不可把握和巨大。米歇尔·福柯所引的作家博尔赫斯的一般描述便是一例。他想像一种中国的百科全书对西方古典的将所有事物安排到一系统的分类表中的理想的瓦解和颠覆。在这部百科全书中“动物被区分成 (a) 属于皇帝的，(b) 以香油涂尸防腐的，(c) 驯化的，(d) 哺乳的，(e) 土鳗属两栖的，(f) 传说中的，(g) 迷途的狗，(h) 包括在现行分类中的，(i) 疯狂的，(j) 数不清的，(k) 拖着美丽的驼绒尾巴的，(l) 等等，(m) 刚刚打破水罐的，(n) 来自远方看上去像苍蝇的。”^①对于福柯，这种“中国式的”百科全书作为具有异国情调的别一种思想体系而同西方的现代思想体系相对立，它映照出“我们自身[思想体系]的局限”，以及思考这一局限的完全不可能性。福柯甚至认为这样一种分类观弄垮了一切为人们所熟悉的现代思想的界标，以及那些作为我们时代标志的思想的界标。当然，这种漫画式的概述仅仅重弹了“东方的不可理解性”的老调。大概这应该被看作仅仅是一种噱头，如同西方人眼中的一种典型的东方的琐碎一样。然而，博尔赫斯和福柯二者之所以被吸引到这一范式中来是因为该范式挑战了现代人对秩序和权力的迷恋。把握自然秩序的希望将导致对自然行使权力。当它被移植到社会领域，变成通过利

用社会秩序对人进行驭使时，这一希望便变得很危险。而后现代的感悟(sensibility)则对现代人对“纯粹理性”的渴望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它怀疑所谓的理性的纯粹性事实上掩盖了奸诈的权力关系。

因此，后现代的哲学态度常常有意是破坏性的和使人不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往往受到怨恨，常常被指控为太“尼采式的”或“虚无主义的”。那些坚持这些指控的人可以被称为“后期现代人”(late-moderns)。他们展开理性的大旗，指控后现代思想家捍卫非理性和虚无主义。于尔根·哈贝马斯也许是最著名的后期现代思想家。在由哈贝马斯所挑起的争论中，这位后期现代思想家视后现代主义为试图将世界变成混沌一团的“中国式的”百科全书。相反，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更加同情的解读能够将它们读作注意到社会世界的某些方面事实上像中国百科全书的范式。进一步，代替对秩序和权力缺乏的诋毁，后现代思想家有时甚至设法欣赏它们。通过学着嘲笑对权力的迷恋，后现代思想家并没成为虚无主义者。反之，他们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并揭露了统治在思想上的根源，即错误地将社会结构确定为不可避免的和永恒的。

后现代性的六个特征

确切地说，这里所说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是什么意思呢？在哲学中可能存在一种用来区分现代和后现代的不同的时间框架。现代哲学通常被说成是肇始于笛卡儿。因此后现代哲学将开始于哲学概念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刻。对于现代人来说，哲学是为理性的进步服务的，它追求的是确定性。虽然许多甚至也许大多数哲学家今天仍然把自己看作（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一种可供选择的哲学概念便已诞生了。如果我不得不挑选一个后现代哲学诞生的日子的话，我愿选择1889年1月3日。这是尼采神经陷入错乱的日子。通过给我们留下片断的警句格言式的哲学著述，尼采提供了一种哲学模式，一种不同于康德，不同于其他现代哲学家的哲学模式。我们被迫称之为后现代哲学。

哲学中所发生的后现代感悟的开端，可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体察和辨析。要考察这些特征，还得从福柯的《事物的秩序》讲起，因为它所站的位置是现代与后现代交汇点。^②依照福柯的分析，现代性的基本驱动是去思考未思的东西(the unthought)。具体地说，现代哲学所迷恋的不是哪种存在可以被认识的问题，而是知识本身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现代哲学努力思考的未思之物其实就是思想本身。

福柯本人似乎超越了他所描述的现代思维，不过他也似乎试图思考这个未思之物。然而，与现代思想家不同的是，后现代思想家并不企望使这个未思之物变成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完全透明的。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早期现代思想家的错误主要不在于他们努力思考未思之物上,而在于他们坚信未思之物是可以被完全把握的这样一种信念上。现代思想家将眼光紧紧瞄向透明性。因为他们渴望达到自我透明 (self-transparency)。在一种弱意义上,透明性通常是一个可接受的概念,指的是知识作品或伦理实践如何不应该被认识者或道德主体所误解。启蒙理性主义坚持的是强意义上的透明性。认为除非我们能系统地分辨和指出使它们成为可能的规则、原理或信念,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自己或我们的认识、道德和社会实践。^①后现代思想家继续试图思考那些未思的东西,但他们抛弃了未思之物可以被完全透明把握的想法。

然而,现代思想家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将不存在于他们所做的事情上,而存在于他们对自己所做之事的态度上。后现代态度有下列六大特征。(1) 它接受而不是哀悼完全把握“未思之物”或“未说之物”的不可避免的无能。现代思想家认为,巨型未思之物贯穿在世界的一切形式和活动中,除非我们理解了这个未思之物,否则我们不能真的要求理解世界的一切。然而对于后现代思想家来说,思维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和自明的,它总是产生进一步的复杂性和复杂情况。后现代思想家对这一点的接受完全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无可奈何,而是一种肯定性的和解放性的行为。(2) 后现代思想家因此并没放弃思考未思之物。第二个特征便关涉到他们如何继续试图思考未思之物。他们无需成为唯心主义者,无需否认被留下来尚未思考的现实仍然主宰着思想。他们可以接受到那些他们正努力把握的未思之物是真的或真正地发挥作用的,但不认为他们可以将它们捕捉到一个理论中,使之成为完全透明的。未思之物可能包括背景条件和一种思维方式的总的组织风格,因此不能同特殊的对象、内容或观念一样被理论化。(因此之故,福柯并没声称有一种关于权力的“理论”,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权力是他所探寻的未思之物。同样,德里达也没有一种“书写”理论、“踪迹”理论或“分延”理论,后者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

在如何把握未思之物问题上的差异导致了三个进一步的必然结果。它们解释了何谓后现代的未思概念。(3) 不存在单一的拥有特权的或独一无二的思考未思之物的既定方法。(4) 不存在一种贯穿在一切现象中的单一的、独一无二的、“占支配地位的”未思之物。(5) 未思之物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事物(即只有一个正确的描述,或一个分析层面)。概而言之,后现代思想家是多元论者,能够找到不止一个未思之物去谈论。福柯从分析作为未思的话语转向权力、性的自我形成。同样,随着对每一文本的分析,德里达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未思(诸如踪迹,增补,

嫁接,或辅助装饰)。^④后现代的多元论与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后期现代思想家寻找单一的现象——交往能力——独一无二的先天结构的冲动是相悖的。依照哈贝马斯,现代传统所渴望的普遍理性正是从这种结构中衍生出来的。

第六个特征从上述特征而来,也抓住了后期现代与后现代在态度上的区别。后期现代认为启蒙运动关于通过理性的前进而进步的理想不可能真的被抛弃。后期现代思想家将后现代对进步信仰的缺乏解释成一种绝望,这种绝望勾起人们对素朴的前现代时代的思乡愁绪。然而我却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后现代态度的第六点特征我认为是:(6) 后现代思想家认为乡愁只有在与对进步的希望的对应中才有意义。因此真正抛弃了这一希望也就导致了他们对乡愁的超越。像海德格尔也许包括阿多尔诺这样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是怀抱思乡愁绪的,因此依我的观点看他们并不算真正的后现代思想家(尽管哈贝马斯倾向于将他们归入尼采、福柯和德里达一类)。如同后现代建筑一样,最好不要把后现代思想理解为是乡愁的枯竭,而应看作前瞻性的欢呼,这种欢呼以不可预料的方式设法重新结合和操作现代性的要素。

缺乏乡愁的一个标志是对哲学自我立法任务的不感兴趣。当然,福柯和德里达并没强求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内在是首尾一致的。然而他们并不寻找思想的基础,而是寻找思考文本和解释文本(以及其他世界性的现象,诸如我们自己)的其他方法。我并没看出德里达的播撒策略和福柯的系谱学有丝毫要求成为惟一正确解释方法的迹象。方法无所谓真假,区别仅在于用处的大小,因此一种解释方法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它的启发性的价值。

对自我立法兴趣的丧失可能使后现代思想家看起来似乎像游戏人间的人,甚至是不严肃的和不负责的,特别是在对待他们自己的事业上。^⑤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然而我要说的是,对于他们来说关心自我立法与进攻后期现代主义和捍卫作为在现在情景下惟一可行的态度的后现代主义之间是矛盾的。当利奥塔明确接受后现代主义标签并捍卫它时,也许他落入了一个陷阱。然而,如果后现代态度真的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就它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或概言之,是惟一可能的态度而言,那后现代将是前后不一致的。如果历史中不存在必然的进步,后现代在以后的岁月里便不能要求一种规范性的品格。这样一种规范性的品格被包含在现代性的观念中,至今仍然被后期现代思想家所坚持。但是后现代似乎抛弃了现在必然比过去好的观念和对过去的怀旧情绪。因此后现代不应声称比后期现代更好或更先进或更智慧,也不应该努力证明后期现代一定必然成为后现代的。

反之,后现代主义应该学会接受它自己的偶然性,并视自己本身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作为今日复杂的也许是不可把握的世界中的惟一可能的立场。尽管后现代思想家不会说他们能够把握博尔赫斯的“中国式的”百科全书,但现在这部由中国学者王治河教授所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辞典》则揭示了可能的选择范围有多宽广以及后现代思想家能够容忍的哲学差异。这与后期现代思想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思想家通过拼命建构所谓关于世界的单一视角而努力对哲学差异进行还原。后现代将欢呼哲学风格、哲学理解和哲学观点的多元化。从哲学上、伦理学上和政治上看,后现代的范围可能存在限度,但就试图拓展这些界限而不是将它们还原到某个单一的理性概念来说,后现代主义似乎有理由将自己看做当代哲学中最健康的一种选择。

注 释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xv.

②这里所引用的后现代主义的这六个特征出自我的论文 *Foucault, Modern or Postmodern?* (刊载于 Jonathan Arac 主编的 *After Foucault: Humanistic Knowledge, Postmodern Challenge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41); 在我的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Habermas's Critique of Derrida* (刊载于 Gary B. Madison 主编的 *Working Through Derrid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30-251) 一文中,我也联系德里达讨论了这六个特征。

③在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02) 一书中, Bernard Williams 挑战了像罗尔斯这样的理论家的强透明性概念:一个有意义的事实是当透明性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天然朋友时,它并不包含理性主义。它是一种渴望,渴望社会和伦理关系在本质上不应该建立在它们的无知和误解上,此外,被它们所涉及到的信仰和原则应该被明确地陈述。在个人关系上显然存在两个不同的东西,去希望它们不建立在欺骗和错误上完全是正当的,但去设想它们的基础可以被整个弄得很清楚则是一种幻想。

④虽然我是在思考福柯时获得这些特殊范畴的,但我发现它们被德里达在1987年3月会见美国哲学学会时的讲话所肯定。在一场关于海德格尔的讨论中(海氏相信,每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有一个核心的思想,该思想逃避着他们并保持着未思的状态,直到它被后一个像海氏本人这样的大思想家所揭示),德里达拒斥了海德格尔解读思想史方法的三个核心的前提:(1)大思想家的概念,(2)只

有一个思想的概念；(3) 只有惟一的一个未思之物贯穿在早期大思想家的思想中，它除了后来的大思想家之外必然地不能被他人所思考。

⑤例如，德里达认为，他自己对尼采的不确定性的解释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见德里达的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trans.Barbara Harl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p.135-139。

(王治河 译)

后现代主义(代前言)

—— 王治河 ——

后现代主义的源起及发展

作为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场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既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影响的广泛性上看,在20世纪,除了马克思主义,大概就属后现代主义了。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国外学者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与研究者的本人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有关。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34年出版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反动”。在1947年出版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也出现过这个词。汤因比用“后现代”指称西方文明史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壮大。但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崛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最初是在欧洲大陆,主要是在法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风行西方世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影响开始波及第三世界国家。

后现代主义内部可谓众态纷呈。从自然形态上,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大致划分为文学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随着这一思潮的深入,又产生了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农业,后现代科学,后现代教育,后现代政治,后现代宗教等分支流派。

从内容上看,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否定性(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简单化(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